明史

明史卷三百八十五

儒林三

尤時熙字季美洛陽人生而警敏不群弱冠舉嘉靖元年鄉試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大夫泥舊聞多力排之時熙一見輒有省嘆曰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嘆曰新建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與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力體之十一年授元氏教諭父喪除改官章丘一以致良知為教兩邑士亦知新建之學十九年入為國子博士時徐階為祭酒雅重時熙命六

館士咸服法焉及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獲師事守仁為恨且曰學無明師終不能有成聞郎中劉魁得守仁之傳遂師事之魁以直言錮詔獄則書所疑時時從獄中質問尋以户部主事榷稅滸墅課足而止不私一錢二十六年念母老丐終養歸自是遂不出日以修己淑人為事足未嘗涉公府齋中設守仁位晨興必焚香肅拜來學者亦令展謁晚年病世之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越繩墨自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于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善學守仁而救其末流之弊又若

此卒于萬曆八年九月年七十有八其門人孟化鯉
最著自有傳

張後覺字志仁山東茌平人也父文祥由鄉舉官廣
昌知縣後覺生有異質舉止端莊事親孝居喪哀毀
三年不御內室早歲聞良知之說于縣教諭顏鑰欣
然有省遂精思力踐偕同志講習己而貴谿徐樾以
王守仁再傳弟子來為叅政後覺率同志往師之學
益有聞久之以歲貢生授華陰訓導會地大震人多
傾壓死上官令署縣事救災扶傷下胥悅服及致仕
歸士民泣送載道東昌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
皆宗守仁學與後覺同志善為建願學書院俾六郡

士師事焉汝芳亦建見泰書院時相討論猶以取交未廣北走京師南遊江左務以親賢講學為事門弟子日益進允吏于其土及適經莅平者莫不造廬問業巡撫李世達兩詣山居值後覺病不能為禮乃促席劇談飽其疏食而去平生不作詩不談禪不事著述行多遠近學者稱之為弘山先生年七十六以萬曆六年七月卒其門人孟秋趙維新最著秋自有傳維新亦茌平人年二十聞後覺講良知之學遂師事之性復參證大悟性命之宗曰幾罔此一生矣因次

其問答語爲弘山教言性純孝居喪五味不入口柴毀骨立扶而後起鄉人欲舉其孝行力辭之喪偶五十年義不再娶嘗築垣得金一篋工人持之去維新不問但囑之曰愼勿泄泄則人玷汝矣家貧或併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歲貢生爲長山訓導年九十二無疾而終先是孟秋之没巡按御史旣爲立祠維新言于知府李士登亦立祠祀後覺士登又建四賢祠祀王道務孔暉及後覺秋四人云

朱恕字光信泰州樵夫也日採薪養母一日過鄉人王艮講堂歎曰離山十里薪在家離山一里薪在山艮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

難不求無易也恕聞之而喜于是每樵歸必造階下竊聽饑則向廚人乞漿餅所羹乾糒以食聽畢復浩歎負薪去艮門人瞯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貸汝數十金别事生涯庶免作苦且得日與吾輩遊恕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者我得是金將朝暮經營之不暇不大悞我一生耶即擲還之有監司知其賢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跣足入監司與成禮而去韓貞者字以中興化陶人也以陶瓦為業慕恕之風從學于艮已卒業于艮子襞

略曉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責遂居廢窰中年踰三紀無妻榮弟子賸金為之娶久之學有得遂以化俗為任隨機指導農工商賈從之遊者數百人秋成農隙輒聚徒談學一村畢又之一村前歌後應絃誦之聲洋洋如也縣令聞而賢之遺米二石金一鎰受米返金令問故對曰貞寠人無能補于左右弟與貞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貞所以仰報明府也御史耿定向行部至大會艮祠下語及故相喜怒失常貞撫牀吁曰安能若我識此區區意耶定向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蹙額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

視焉可也每會講有談世事者貞輙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有尋章摘句者則大恚曰舍當下不理會而掇拾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自號樂吾學者因稱樂吾先生其後有夏叟廷美者繁昌田夫孝友忠信見稱里人教諭張緒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緒號于衆曰夫學學為人也為人須為真人毋為假人叟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為得毋未真耶隆慶中往謁耿定向與處踰時因定向而師于焦竑漸有得以竑教始讀四書久之謂定向曰比讀四書傳註意未了然第以正文尋繹乃有會處如所云異端者謂其端

異也吾人須研究爲學初念其發端若何若稱爲榮肥計即異端也何更闢爲謂竑曰竊疑孔孟學同乃有聖賢之別何也近反覆誦思如論語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何有于我者亦七而孟子篇中殊未之見此其爲聖賢之別乎要諸詮解多此類聞者莫不異之而其踐履篤實一時學士大夫或反有愧云
呂潛字時見涇陽人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潛少有志尚從學于高陵呂柟柟甚重之生平言行一以柟爲法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潛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入室嘉靖二十五年舉于鄉入國學時朝

紳有講會潜叅與其間歸與里人郭鄠講學谷口洞中從遊者甚衆薦授國子學正舉行柟祭酒時學約稍遷工部司務以萬曆六年卒鄠字維藩受學于潜父應祥舉嘉靖三十七年鄉試後應祥將奬遂輟會試不行其篤于師誼如此學以持敬為主終身不敢肩越歷官獲嘉教諭國子助教戶部主事終焉湖知府卒年八十八與潜同師呂柟者又有張節李挺節字介夫潜同縣人始受業于湛若水繼復從柟遊柟稱其守道不回卒年八十挺字正立咸寧人秉性孤直不隨俗浮沉既學于柟復赴三原從馬理講學道

為盜所殺人咸惜之又有王之士者字欽立藍田人
與邪邪同舉于鄉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
圖足氣說書之座右閉閱不出者九年蔬𥙷糲食尚
友千古謂藍田風俗之美由于宋呂氏令其鄉約具
在乃歲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洒掃應對冠婚喪
祭悉本其約行之美俗復興萬曆十八年祭酒趙用
賢薦于朝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之士已卒年六
十三
朱誠𤊹字壽儀宗府鎮國中尉獻王七世孫也曾祖
鎮國將軍宸浮方嚴有行王宸濠欲歷之數火其居

而令宗人助之資固辭不受以故獲免于難祖輔國將軍拱概孝友誠篤居暗室無惰容父奉國將軍多熤亦端謹好經術親課謀㙔以五經史漢諸書謀㙔亦柬脩自好閉門諷誦無世祿驕佚之習遂淹通群籍晚本朝掌故明興以來宗支繁衍諸王孫好學敦行著賢聲者周藩中尉睦㮮而外未有若謀㙔者也萬曆十九年給事中葉初春請設江西宗正舉謀㙔學行二十二年以撫按疏薦令攝石城王府事攝事三十年宗人咸就其約束性好著書所著百十二種稿至數易皆手自繕寫不以假人既寢疾猶與諸子

說易夜分不倦及卒南州人士私諡為貞靜先生

王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江西叅議庭子也幼讀詩至野有死麕章掩卷曰孔子放鄭聲是詩胡為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人承陋不能辨耳十歲值清明節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長老咸異之十四侍父京師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自是居處必以禮雖燕褻必正襟危坐居數年父命還鄉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歸則室廬隘甚寄居僧寺讀書自給有饋餐者却之不

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十九為諸生即受業崑山魏校他人爭尚文藝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詹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客有招飲者見座中有妓亟趨出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耶自是遂絕宴會性至孝父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事者百端疽發于背親自吮舐老得瞽睛疾則卧于榻下夜不解衣微聞謦欬聲即躍起問安父自外歸則迎于門風雨迎于途以為常事繼母如事父母性下急臧獲少拂意輙憤怒至擊毀器物敬臣曉而解不得則蒲伏户外至達旦母心感其誠亦為底豫妻

失毋歡自責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入室者十三載嘗以銀器質于人踰年往贖其人誤授以金器趣僕還之而其人更以布賚僕僕不受曰主行義而我為利乎嘉靖末提學御史耿定向廉其學行俾越次充貢以親老辭其初受業魏校得默成之旨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談自見足向語以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多所誘掖弟子從遊者至四百餘人然其學雅慎獨為先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為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為戒學優德劭鄉人尊稱嗚少湖先生萬曆中以

廷臣薦微授國子博士力辭不行詔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復薦吏部以敬臣年高請有司時加優禮詔可年八十五而終

來知德字矣鮮夔州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三十一年鄉試四赴會試不第遂棄路引專意養親及二親相繼沒廬墓六年不飲酒茹葷服除傷二親不及祿養終身麻衣蔬食誓不枉見有司其學以致知為本盡倫為要謂大學之格物乃格去物欲猶孔子克己復禮為仁孟子養心莫善寡欲之意皆除去有我之私也識者善之其所著有省覺錄省事錄

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諸圖而周易集註一編用功尤篤自言學莫邃于易初結廬釜山學之六年無所得後遠客求溪山中潛精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之意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蓋二十九年而後書成其專精如此萬曆三十年總督王象乾貴州巡撫郭子章合詞論薦特授翰林待詔知德力辭詔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靜坐觀書老而彌勵壽八十終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資穎朗絕倫五歲屬對奇警師爲避席稍長輒博覽經史十五喪父哀毀水漿不

入口十七行社倉法惠其鄉人十九爲諸生遊邑人
羅汝芳之門即銳然棄經生業專事問學又走吉安
謁諸先達請益學愈有聞尋以祖母命復事經生業
以嘉靖三十四年舉于鄉念二母年高不赴會試居
三年母力趣之道出吉安復從鄒守益劉邦采劉陽
諸宿儒論學會鄉邑寇警即馳歸侍養欲遂屏居不
出母不可又三年始一赴會試旣下第歸遂不復出
杜門著述踰三十年五經皆有成書研精覃思闡深
傳奥一時學者莫不推尊之稱爲潛谷先生休寧范
淶初知南城重元錫後爲南昌知府以萬曆十六年

入覲薦元錫及劉元卿章潢于朝南京祭酒趙用賢亦請優加徵聘如吳與弼陳獻章故事得旨有司起送部試元錫固辭明年御史王道顯復與元卿並薦且請倣祖宗徵辟成憲無拘部試得旨令有司問病痊可起送赴部竟不行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秦大夔復並薦二人詔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敦遣益迫乃始上道甫離家而卒年六十有六鄉人私謚文統先生元錫之學其淵源雖本于王守仁而不盡宗其說時心學盛行謂學惟一覺一覺即無餘蘊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元錫力排之謂九容不修是無

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四教六藝何一可廢故其
生平博極群書而要歸于六經醇如也所著五經繹
函史上下編皇明書並行于世
劉元卿字調父安福人為諸生有聲同邑鄒德涵講
學于里以其學語元卿輒心喜歸取宋人語録讀之
益喜遂有志聖賢之學舉隆慶四年鄉試明年會試
對策極陳時弊王者不敢録張居正聞而大怒下所
司申飭且令人密調之其人反以情告乃獲免既歸
師事同邑劉陽王守仁弟子也萬曆二年再赴會試
不第遂絶意科名務以求道為事已而出遊蘭谿訪

徐用檢之黄安訪耿定向定向悟生生謂易之旨
欣然自信學益進從遊者日益廣給事中鄒元標御
史朱鴻謨祭酒趙用賢相繼薦于朝有詔徵用力辭
二十一年御史陳大夔再薦乃召爲國子博士擢禮
部主客主事疏請早朝勤政又請從祀鄒守益王艮
于文廟釐正外蕃朝貢舊儀尋見時事不可爲遂引
疾歸益肆力撰述有山居草還山續草諸儒學案賢
奕編思問編禮律類要大學新編諸書年六十六以
萬曆三十七年卒自吳與弼後元卿及鄧元錫章潢
並蒙薦辟時號江右四君子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資穎拔年十六爲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覃精經籍或問子近日談經益簡當何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始明今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居父喪哀毀血溢已搆此洗堂聯同志講學以通天地人曰儒自命爲斡自古河洛太極諸圖爰及天道地道人道悉以類編次凡百二十七卷曰圖書編又著周易象義詩經原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劄言論語約言諸書名播遠邇弟子從遊甚衆神宗時提學僉事朱廷益躬造其廬聘主白鹿書院知府范涞入覲薦之朝不報巡按御史吳

達可再薦之章下吏部侍郎楊時喬請逕授順天府儒學訓導如陳獻章來知德故事有司月給米三石賂其家報可卒于萬曆三十六年年八十二其鄉人稱潰自少迄老口無非禮之言身無非禮之行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禮之書乃私諡文德先生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父惟健見文苑傳子咸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踰年沒而哀毀骨立氣息僅屬事死亦盡敬萬曆元年舉于鄉再赴會試不第慨然曰吾情異捧檄何以科第為遂捐舉子業不復出初從外舅冀鍊聞濂洛之學日以莊敬自持一切積

習力袪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放忘為灑落尺尺寸寸而已舅以為拘吾無恤焉已而靜坐久之覺有所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于莊敬若徽纆然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于從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之居常嘆俗失世敗始于禮亡欲酌古今為一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乃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勅宗人世守之治家宗顏氏家訓恒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餽之不受曰恐吾無以報也所居里[illegible]族環而依之者百餘家

歲大祲家止薄田數十畝盡發窖出粟賑貸親為剩量貧者予之有地可耕者取償于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乃設義倉以備荒死喪者亦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訓子弟毋得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為善良所著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具有深識遠詣然不以示人亦不聚徒講學疑然守正而已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則懦不恒則退問敬曰惺惺之謂敬繩束非敬也年四十九而卒知與不知莫不掩泣私謚為貞靜先生鄉人鍾羽正稱子咸貞不抗俗隱不肆志信道忘仕則漆雕子循

經蹈古則高子羔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始廢乎人以為篤論

杜偉字道升吳江人六歲時祖母病盲或言舐之即愈偉如其言果復明已育于給事中沈漢家冒其姓漢愛其穎敏令與諸子同學以嘉靖三十一年舉于鄉專志聖賢之學與唐樞許孚遠為師友江西羅洪先聞其賢聘為子弟師偉即從受學時與靜坐石蓮洞學益有得偉以受沈氏恩深漢卒為督訓諸孫經紀其家隆慶時漢孫位舉進士官翰林偉始復姓位卒遺家難偉傾身營護迄以撫孤萬曆八年謁選得

南陽推官治獄稱平嘗署爲鄉新野二縣事課農桑恤孤獨行鄉約治行冠河南入爲工部主事権税荆州不私一錢專務寛恤課乃不及額期滿引疾歸登舟見二木桶詫曰此非荆州物乎投之江而去以缺額且不赴考覈被論當事重其清操特免考覈僑自是不復出其學務主静而尚躬行規言矩步不欺暗室有娶婦夜奔爲正坐曉以大義婦慚悔而去未仕時歳大潦迎撫自行縣督租有斃杖下者僑跽大門外請免覈荆水没脛不起迎撫乃田車渡鄱陽湖有盗入其舟端坐不動盗詢知爲僑駭曰此即江南小

聖人耶儒因勸諭羅拜而去所著有正學編靜坐訣學聚順性二録四書尚書筆記諸書卒年七十一

陳履祥字光庭祁門人得南城羅汝芳之傳萬曆間設教寧國先後及門者至八佰餘人門生施弘猷汪有源輩為築同仁會館講學其中先是世宗朝汝芳為寧國知府擬志學書院與鄉薦紳貢安國梅守德沈寵等講良知之學文教大興至神宗時張居正廢天下書院遂改為公館講會亦輟及是文教復興諸生多蒸蒸嚮學郡有雲山泉石佳勝履祥遊而樂之乃築傳經臺日事著述自號九龍山人弘猷復搆講

堂其側聯同志居之其學務闡性旨與人言迎刃而解妙能啟悟所著有九經翼願果大成諸書晚以歲貢生入都卒于道弘猷輦還葬祁門而藏衣冠于雲山立祠奉祀其後寧國及鄰郡人士講學猶本其緒論焉弘猷字允升宣城人有源字惟清太平縣人兩人並敦學行有陳門頹會之日弘猷嘗得危疾履祥齋戒為文籲天請代曰惟施子能昌吾道也及履祥没聚講祠下其卒也因附祀焉有源既傳履祥之學數遊南都與揚起元周汝登焦竑鄒元標會講晚于邑中結歸源會力誘後進以履祥昔居雲山亦徙居

之年八十卒即葬履祥墓側。

徐三重字伯同松江華亭人為人貞靜寡嗜欲恬於進取萬曆二年既舉會試不就廷對歸益務博覽五年成進士以與望當獲館選有御人忌之為謗言遂不赴試尋奔母喪戴星而行哀毀骨立服除授刑部主事時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刑官務深文取悅三重獨持平為尚書嚴清所器令總諸司章奏益矜恕有聲甫三年輒謝病歸自是遂不出家居四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學者重其行稱為鴻洲先生三重自幼嗜學有至行常赴友人飲席闌有妓即託故避去讀

書里舍有隣婦自媒終不一睠所覩者而無子寄貲
其家且云身後即以相遺三重亟返之其學務崇踐
履以考亭為宗自壯迄老編摩未嘗釋手黙沉黙自
晦恒恐人知絕跡公廷長吏不獲見其面惟神光兩
朝國喪始出哭臨亦不見當事而返其嘉言懿行遠
近奉為模揩士大夫語家法者率推徐氏為第一云
所著有庸齋日記信古餘論脩景錄釆芹錄鴻洲雜
著徐氏家則諸書子禎授舉進士歷官四川副使克
遵父訓亦以清節聞
焦竑字弱侯南京江寧人為諸生有盛名從督學御

史耿定向問學有所悟入復質疑于羅汝芳益有省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適定向適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為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自是日以講學為事至萬曆十七年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竑久負時名及是名動天下乃竑日從事學問益討習朝章國典精勤不懈先是歲貢生廷試多所黜落及竑與閱卷慨之言於內閣詳國曰諸生需次數十年一旦被斥不得沾升斗祿何以歸見家人族黨且廣文一席縱年如伏生寧不能授經乎國許之自是歲貢生無黜落者二十二年修國

史內閣陳于陛欲竑專領其事竑謝不敢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翰林教小內侍書者衆視爲具文竑獨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所係實大安得忽之乃取古奄人善惡可爲法戒者時爲論說諸奄喜咸稱焦先生善教皇長子出閣擇講官六人竑與焉故事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惟均教陳或有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再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從來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恥下問願以爲法皇長子復稱善而竟無所問竑與

同列謀曰吾儕啓其端以便下問若何衆思之適講舜典玹舉稽于衆舍己從人為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荅問無滯由是中外咸知睿質之美亦由玹善啓之也嘗講次值群鳥飛鳴皇長子為仰視玹輙肅立輟講俟皇長子歛容聽乃復講如初玹每講畢必取先朝典制及閭閻疾苦備陳之皇長子亦屢悚聽納深加獎勞他日候文華殿內侍以氈擁皇長子出驚問之曰中寒未奉旨不敢輟也玹急趨

告于張位請奏聞位欲需之明日又告于趙志皐乃得請竑當為養正圖說採古儲君事可為法戒者擬進之同列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目為賈譽竑遂止尋有疑其取他途冀進者因其疏闢神宗優旨褒答同列益不悅竑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於時事有所不可輒形之言論以故政府多惡之而張位尤甚會二十五年順天鄉試所司以考官名上神宗特度次用竑於是諸不獲者亦弗悅北榜發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都下遂有浮言而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即擬以入告大咸至詆竑為蕃採懿溫且及其他

事竑既辨言科場故事正考闕易書二經副考闕詩春秋禮記三經今所摘多正考中允全天叙所取臣不待辨章並下所司竟黜二人永停二人會試餘悉停科俟再試謫竑福寧州同知房考何崇業等亦被謫而置天叙不問一時物論頗不平歲餘大計復鐫秩再調竑遂不出久之吏部屢推太僕丞尚寶少卿南京國子司業終不復起竑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所不淹貫善為古文時海內盡宗王李竑獨不附麗所作典正馴雅卓然名家生平著述甚富有易筌禹貢解遜國忠臣録獻徵録澹園集等二十

種澹園者竑所自號也自布仕至家居無日不講學然以羅汝芳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皆禪學也故其學亦悉入于禪其訓門人亦時以禪機相開悟頗為識者所譏萬曆四十八年年八十無疾卒熹宗時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蔭子南渡時追謚文端

郝敬字仲輿京山人父承健舉于鄉官肅寧知縣敬幼有異質稱神童而性跅弛不可制父既耄以屬其友人李維楨及没維楨教戒備至敬不能改後坐殺人繫獄維楨入視涕泣聞諭直諸官而出之且館之

于家親爲督課敬始折節讀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
歷知縉雲永嘉二縣有能聲徵授禮科給事中乞假
歸養二十六年起補户科時用師朝鮮而餉不繼敬
列上損益十事所司議行其半俄奏屯田事且謂祖
宗籌邊至計莫善屯田自屯政廢而畿輔東南沿海
以至大江迤北昔爲稼穡之區今皆鞠爲茂草頃歲
大軍東征計十餘鍾不能致一石而數千里之膏腴
乃任其荒蕪不治計之左也因條上十六策其說甚
具時不能行山東税監陳增貪横爲益都知縣吳宗
堯所奏帝不罪敬上言閑一採𣷹不罷則陛下之明旨不

逕為愚弄臣民之虛文奈何宦豎輩不弁髦視之乞先行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覈正增不法之罪不聽頃之山東巡撫尹應元亦極論增罪帝怒切責應元斥宗堯為民敬上言臣觀陛下處陳增一事竊慮自今以後宦豎之虛焰張天忠臣之正氣掃地外廷之讜論絕響而讒夫之利口橫生天下事莫之所底帝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半年帝又納千戶鄭一麟百戶馬承恩奏遣中官高寀榷稅京口暨祿榷稅儀真敬復抗疏力諫宗堯之劾增也增怒甚誣許其贓私詞連青州闔府官僚旁引商民吳時奉等

請皆籍沒帝輒可之敬又上言宗堯以强直取罪既加之箠楚幽之囹圄不啻足矣而增復羅織不已必欲籍其家逮其妻孥隣里族黨一何狠也律惟叛逆始有籍沒之法陛下數年以來所籍沒罪人多矣大抵皆仇家之訐告絕無佐證奸人借以紓不平之恨而使陛下蒙不美之名臣竊痛之今內帑之財不為不富又取諸皇店皇店不足取諸開礦開礦不足取諸抽稅抽稅不足取諸鬻鹽鬻鹽不足取諸籍沒古稱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財聚則民散臣愚睹其入則慮其所以出也見其積則憂其所以散也伏

顔杜告訐之路章聚歛之風遂寢增奏毋聽鍛鍊之詞致宗堯一家之哭更為東南萬家之慘亦不納欵居諫垣數有論奏而為要人所惡謫知江陰縣偃蹇不得志投劾歸自是杜門謝客專務著述五經及周禮儀禮論語孟子咸為之解超然朗詣不襲先儒成說窮經者盡宗之又著山草堂二十八種皆談經緒論自古儒者釋經之勤未有若敬者初官縉雲開湖州教諭紀士龍嘗從王艮講良知善名理往師之命吏布席明倫堂一如童子就傅禮其虛懷樂善如此堂不設賓座婢僕垢衣敝裙操作門內未嘗知門外

事年四十即卜窀穸為死制自作輓歌刻柩旁至七十四擇吉日藏衣冠髮爪于壙中荷鍤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為死年今辰為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啓玦親屬素衣冠奠壙而封樹焉旁置石匣函著書三伯二十四卷以殉至崇禎十二年年八十二冬日早起衣冠命內外沐浴作書別故人乘輿出至墓所題數語堂柱倏然而逝

吳桂森字叔美無錫人父汝倫給事中桂森幼有志行長同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又撰五經會集子姓講習聞同郡錢一本著易往從之遊盡得其

指要先是東林書院之興憲成實主講席憲成没攀
龍主之及天啓初攀龍官于朝桂森遂主之已而魏
忠賢亂政殺攀龍毀天下書院東林遂廢忠賢敗桂
森復建麗澤堂來複齋聚同志講習如初為人孝友
好行德惠初以歲貢生當得學官桂森棄不就布衣
蔬食郡邑長欲見不可得時東林與席者率貴顯獨
桂森以書生抗其間因自號素衣學者稱為素衣先
生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周易像象述書經說曲禮
說息齋筆記諸書同邑許世卿字伯勲少孤事祖及
母以孝聞舉萬曆十三年鄉試端介不與俗浮沉常

揭安貧五戒省事五戒于壁有求者輒指壁示之一日所親以賭錢急來請世卿辭婢以應終不犯干謁戒也東林之會攀龍以前輩事之門庭落然不容一俗客訓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語身不為欺心事出無慚友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里黨咸誦其言

辛全字復元絳州人幼稱神童見書輒讀讀即欣然若有得以家酷貧不能從師遂廢學年十五父死後命讀書見所載程朱事嘆曰我固謂天地間當有此等人也即為作贊錄其言行效法之父沒哀毀盡禮

事毋及凡以孝友聞參政畢自嚴知其賢造廬相訪提學副使南居益招致試以明體適用業稟餼之自是始有室年二十七矣已師事安邑曹于汴走關中師事長安馮從吾學益有聞巡鹽御史李日宣巡按御史祝徽巡撫都御史吳甡先後禮聘講學薦于朝不報崇禎八年以歲貢生入都尚書賀逢聖祭酒倪元璐御史路振飛交章論薦詔許錄用請假歸明年卒於家年四十九門人私謚曰文敬先生所著有樂天集養心錄諸書全早有令譽天啟時高攀龍與人書曰辛子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等輩再進此一

步大儒矣其為名人推許如此後劉宗周評全則曰
後元之儒儒而偽者也蓋譏其近名云
顧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太常卿雲程子也與兄大章
學生大章仕於朝以忤魏忠賢致死而大韶老于諸
生通經史百家及內典于詩禮尤精其論詩謂當以
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鄭必不可通然後
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綱羅衆說而斷以己意
其論禮記謂宋以前惟知鄭注孔疏自宣和有好古
之主于是三代彝物襍出于壙墓之間學者得以證
漢儒之謬而陳氏集說出焉朱有集說學者之患在

于疑而不能明旣有集說學者之患又在于明而不能疑不可不深維而自得也于儀禮周官亦多所發明他如辨五帝世繫辨李翱五木經正蘇洵太玄論駁蘇轍洪範五事說縱橫浩瀚不下數萬言于近代諸儒少許可獨推阜爾康十五國風論以爲通儒爾康勤大部著書答曰春秋以前作者之事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作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矣雖有志士但當誦而不述爾康無以難也監司馮元飆行部至造門修謁請所著書亦以斯言謝焉晚語友人吾欲取十三經諸子墜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

比程大昌演繁露王應麟困學紀聞庶有以謝友人易簀前始繕寫所箋詩禮莊子付之其子世所傳炳燭齋隨筆是也大韶自負才高傑然有志當世衰晚病廢志意約結不得施好為文章以自慰諭同邑程嘉燧以李文饒擬之

卓爾康字去病仁和人萬曆四十年舉于鄉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初授祥符教諭入為國子學録歷兵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工部郎中坐事貶常州府簡較量移大同推官遷兩淮運司判官罷歸賊陷京師年已七十五悲憤遺病卒爾康為人孤峭介特憤時

俗重進士科舉自洒濯所至不屑浮沉尤究心經濟神宗時河決山東爾康適下第還南京急遣使裹糧往視儕輩咸目笑之舟車南北每迂道沿泗訪問河淮分合形勢作河渠議十篇他若禮樂郊廟財賦轉運錢法官制各有成書其於兵事尤善人初以為迂及官大同盧象昇方為總督重爾康將吏謁見畢輒延入後堂揖使上坐咨兵事爾康謝不敏則隅坐抗談漏下乃已象昇用其策奏劾為多其于學無所不該而尤邃于經術所著易說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辯義四十卷談經者尚之文震孟進講春秋將錄

其書以献會去官不果其他詩文又二十卷同時鄭光珝字右君慈谿人受學族人一蘭一蘭受之同邑顏鯨鯨受之山陰王畿遠有端緒故光珝深于性命之學萬曆時以歲貢生為餘杭訓導性方介疾惡兩生負俊才而多撖行長吏優假不問光珝至坐明倫堂聲其罪而杖之一邑震動終光珝任無敢佻達者遷安吉州學正督學使者謁文廟日旰不至諸生候久饑疲甚光珝曰謁廟而不夙駕是慢先師也諸生第歸即有譴吾自當之諸生退而督學至問諸生安在光珝曰日云莫矣諸生散矣為非行禮文廟之時

也侃侃廷辨不屈督學大怒杖之十遂解印辭官後為太平府教授而前是餘抗兩生已成進士遂囑所私劾罷之光弼經學深醇著有易繹孝經義彙永孝編孔廟禮樂考諸書其散軼者尚多卒于崇禎末年七十餘

黃淳耀字藴生嘉定縣人生而穎朗甫就塾輒篝燈夜誦父母憐其弱尼之則伺人定後更從鄰舍乞火端坐默識年十七為諸生試輒冠其曹時科舉文浮靡溢麗深疾之乃原本經術一出以深醇典雅遂名噪海内場屋士無不奉為楷摸性寧靜惡一時名士

爭務聲利獨淡漠自甘不事儌逐以崇禎十五年舉于鄉明年秋第進士名益高時方行館選奔競若鶩獨揵戶晏居恥不肯預既歸益耽研經籍緼袍糲食蕭然一室不知世有紛華事已而京師陷福王立于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亡淳耀與里人侯峒曾擁邑城自守已而力不支乃携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是何言歟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其心哉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廿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絜身自隱讀書寡

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死年四十有一越七日屍猶不腐時益異之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録知過録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曆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晩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亦悉軌于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謚之曰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其死也人尤賢之

朱朝英字美之浙江海寧人也生而沉潛好古力學舉崇禎十三年進士除旌德知縣明年以外艱歸尋

遭國變遂隱居息交務以窮經為事初漳浦黃道周精易象曆數之學以授時曆分配三百八十四爻驗古今治亂詞旨深奧諸弟子咸莫能通朝瑛受業其門獨能通之已遂編繹五經多破前儒成說名之曰五經畧記所與辨質惟同邑張次仲敝廬蕭然不見嘉榅年六十六而卒次仲字元岵八歲母疾割股而愈已而上官欲奏旌謝曰童子何知思之尚有餘愧可復以此為名耶舉天啓元年鄉試久之不第亦不求仕既遭喪亂益奮力經術于詩易二經並有著述其持論間與朝瑛殊然歸趣一也卒年八十有八

岳薦字西來山陽人系欣鍾秀從子也生而端凝如成人稍長肆力經史百家尤好洛閩之學反身實踐造詣篤實性至孝左右就養務悅親心值歲饑已食糠覈而父母甘旨未嘗缺沒則哀毀骨立至成羸疾有庶弟甫生其母暴卒遽薦亦生女令婦棄女而乳其弟弟患瘍曉夜啼不止夫婦更相懷抱遂俱染瘍至潰血淋漓其婦亦無怨色里中劉昌言重其人延為二子師曰岳先生非徒經師乃人師也是時天下多故薦究心經世之務及遭喪亂遂棄諸生屏居田里益務韜晦持身嚴重不苟訾笑燕居危坐若對神

明雖盛暑衣冠不去体其接人則務為和易誨里寅子弟諄切不倦終身未嘗去書而不喜著述間發為歌詩或辨論古人動輒數百千言然不以示人有勸著書者曰古今作者多矣其可傳者能幾人人顧負卒何如耳鄉人莫不重其行稱為西來先生卒年五十一

論曰學者講究功夫為說甚夥要之賦畀之始本體完足無有欠餘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也諸儒厲志聖學畢生矻矻雖未皆大行得志分量充滿然性矢已定亦豈以窮達為加損哉况乎資稟弗侔造詣亦各

別苟學焉得其所近即具體而微俱不失為聖賢之徒矣譬之半銖亦金一勺亦海等類而並觀寧云殊異乎獨是見地有淺深功候有疎密出入離合之介亦不無毫釐之或差則擇之精而辨之嚴又在於後之善學者矣

明史卷三百八十六　　　　文苑傳

文苑一

文也者道之可見者也故非窮理不爲功理明而氣斯舉馬卽發光出馬匪是則弗文也明興也蓋彬彬乎有其文矣洪永而後下逮正嘉作者無慮數百氏其體非一其格亦屢更大都指投所歸具有端緒理必衷於正氣必澤於醇所謂近道之文居多也隆萬而降乃大變矣理則詭而弗經也氣則靡而弗振也體日雜而格日陋古文之道於是乎絕矣雖運會所秉愈趨于下抑亦當時作者之咎也今簡其尤著

者臚列而疏枝之可以觀文風矣亦可以覘世道矣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穎異常兒七歲時道拾遺金坐守其人而還之長從蘭谿吳師道游傳習經史已從浦江吳萊學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學益邃時同郡黃溍柳貫以文章名天下見翰文稱之不容口遊元都公卿交薦之與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契合或勸之仕不應既歸遭天下大亂避地南華山著書自適太祖下金華召見命與許元等會食中書省後侍臣復有薦翰者召至金陵時方籍金華民為兵從容進曰金華人多業儒鮮習兵籍之徒糜餉

平太祖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初聘修元史書成
受賚歸隱北山泉石卜築其下倘徉十數年而終年
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
山先生集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宋門下侍郎轍之裔也父友
龍受業許謙之門嘗為吏于閩浙歷蕭山令行省都
事並有樹立明師下浙東坐長子仕閩謫徙滁州李
善長奏官之力辭歸伯衡警敏絶倫博洽群籍為古
文有聲元末嘗貢于鄉明太祖置禮賢館伯衡與焉
歲丙午用為國子學錄遷學正居國學五年多所造

就有薦于太祖者即日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老賚不就已而吏部欲别用伯衡念違親日久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太祖即徵之既見擬授官復以舊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為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伯衡淳樸寡欲年四十得婚平居正襟凝思凡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莫之知故能覃精義理發為文章弘博醇茂為世名家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能記憶暮歸忘其牛人有牽牛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然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夜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誦達旦會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稱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著作郎李孝光欲薦為府史謝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安能晨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居小樓上不輕見人有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數武輒倚樓長嘯使者聞之大慚屢應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遂棄去

北將江淮抵燕都客秘書卿泰不花家擬以館職薦力辭曰公誠癡人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仕為既歸每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咸斥為狂笑曰我不為狂誰當狂者攜妻孥隱九里山樹梅千株桃杏半之自號梅花屋主嘗倣周官著書一卷秘不示人夜深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月佳時操觚賦詩千百年不休善畫梅求者踵至以幅長短為得米之差人以方楊補之笑曰吾藉以自給豈求名耶已而天下兵起果如其言明太祖下婺州將攻越物色得

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冕負雋才能詩文有志用世既遇明主而不獲一試論者惜之同時郭奎鎦炳皆早參戎幕亦以詩名奎字子章巢縣人從余闕學治經闕亟稱之世亂飄零湖海太祖為吳國公仗劍來歸從事幕府歲辛丑朱文正開大都督府于南昌命奎參其軍事居五年文正得罪奎亦坐誅炳字彥昭鄱陽人至正中以義旅從軍于浙太祖起兵淮南獻書言事用為中書典籤洪武初從事大都督府居三年出為知縣閱兩考以病告歸久之卒炳早工詩律危素宋濂叙之謂兼謝康樂岑嘉州韋蘇

州之長楊維楨亦愛其兼工諸體特加評點其為名人推許如此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生有異質嗜讀書經史百家暨醫卜釋老之說無不綜貫初習科舉業已棄去學古文于黄溍柳貫吳萊入其閫與貫卒經紀其家必喪三年余闕持節過婺與良論詩大稱善盡以所聞于師者授之良詩由是益進歲戊戌十二月太祖定金華良入謁語及時事太祖大悦命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輪二人講經史陳治道明年正月用良為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迪諸生太祖既旋師良忽

棄官遁去歲辛丑元主用薦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而時事已不可為乃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擴廓軍道梗不得達寓昌樂數年訪求齊魯間豪傑奮欲有為而卒無所遇至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太祖遣使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太官日給膳欲官之良以老疾固辭忤旨待罪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有文集三十卷蘇伯衡贊其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徜徉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蓋良於元世後不忘故

主毋形于歌詩而太祖終以前事為嫌故卒不獲其死云同時有王逢者字原吉江陰人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明太祖士德欲辟用之堅卧不起隱居上海之烏涇歌詠自適洪武十五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迫上道時子掖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頭泣請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詩集七卷逢長于仕身未嘗仕元而欲為元遺民於明太祖多所指斥其戊申歲詩所謂月明山怨鶴天黑道橫蛇正洪武改元之歲也其狂悖無忌憚如此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屬文與義烏王禕友善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一夔及儒士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並與焉明年書成將續修元史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遺書曰邇者縣吏傳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私心竊怪執事何惓惓于不材多病之人也僕素謂執事知我今日審終不能副執事之望何也近世論史者莫過于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于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盖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啓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録日曆所以不可忽也然猶患其出于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于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録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于此實録

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前元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疎略幸而天曆間虞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此書可以參稽而一時纂修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皆有史才史學廑而成書至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也

言未必馴也首尾未必穿貫也而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乃欲不材多病如僕者承乏于後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畧以戢舟至嘉興驛足疾大作不能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一夔遂不至未幾用薦著杭州教授召修大明日曆書成將授翰林院官又以足疾辭賜文綺遣還一夔邃于經術所作文率根極理要宋濂亟稱之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師友碩彥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欣賞不倦築別業于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晨

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館聲伎並冠絕一時而德輝才情妙麗與諸名士亦略相當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嘗舉茂才授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欲強以官去隱于嘉興之合溪奚以子元臣為元水軍副都萬戶封德輝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母喪歸綽溪士誠再辟之遂斷髮廬墓自號金粟道人及吳平父子並徙濠梁以洪武二年卒所著詩曰玉山璞

叢刻交遊詩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艸堂雅集並傳于世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言善屬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平江屢徵不就洪武初被薦聘修元史既成受賜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太祖嘗坐奉天殿召瓊及諸助教趙俶錢宰鄭濤等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訓課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慎勿以爲教瓊等頓首受命嘗慨古樂不作爲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立四

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太祖既紬其說璞復為釋
奠辯駁之識者多是璞議九年以本官改中都國子
監教勲臣子弟璞學行素優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
十一年致仕歸踰年卒有清江集二十卷傳于世
烏斯道字繼善慈谿人年十八喪父家貧與兄本良
自相師友窮經學古並為州里所推聞邑人趙偕講
鄉先達楊慈湖之學兄弟往相辯析務究明本心充
然有得及東南兵起斯道為邑令陳文昭畫策團練
邑賴以安方谷真開府慶元嘗進者競趨之斯道獨
超然自遠洪武五年用廷臣薦授石龍知縣考滿入

覲調知永新有惠政以疾去官士民為立生祠尋以
事謫役定遠居二年放還久之卒斯道工詩古文兼
善小楷行草及琴棋諸藝有秋吟稿春艸齋集行世
子濂字緝之亦善詩文同邑鄭駒字千里弟真字千
之鄭人駒持身修潔為文章溫潤縝密明初聘授郡
庠訓導遷義烏教諭東道淑人為宋濂所重真研窮
六籍尤長于春秋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
諭秩滿入見太祖錫之宴命賦菊綻秋風露脂楓葉
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滎陽外史有雛苕詩文六
十卷

唐肅字處敬越州山陰人也通經史兼習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發為古文簡潔雅與律詩法盛唐樂府古詩法漢魏至正壬寅舉鄉試以道梗不獲上春官時越州隸張士誠肅仕為杭州黃岡書院山長遷嘉興路儒學正明師克士誠例起赴京尋以父喪還洪武三年用近臣薦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其秋科舉行為分考官尋扈從皇太子謁英陵拜襲衣之賜明年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里六年復謫佃濠梁踰年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十卷肅盛有文名坐微故遷謫以死士類莫不痛之子也淳字愚士幼侍父歷

游賢士大夫間為宋濂筆所稱許甫弱冠已有聲于
時為文蔚贍有俊氣尤工于詩當道屢欲薦引輒謝
不就曹國公李景隆聘為予師征行四方悉與之俱
由是得歷覽諸邊形勝詩益超絕建文二年詔詞臣
集經史中事為一書考鏡治亂方孝孺以之薦帝
雅知其名即召見賜冠帶擢翰林侍讀與孝孺共領
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明年卒于官所著有萍居
稿文斷諸書同郡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少與唐肅齊
名稱會稽二肅博學負氣宣城貢師泰以戶部尚書
轄粟閩海肅日執經辨論深為師泰所器張士誠據

平江肅慨然欲見奇自劾師泰為文深戒之然卒無所遇師泰卒于海寧肅為經紀其喪士誠既滅始歸隱故里洪武十九年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僉事興按察使陶垕仲共劾布政使薛大方寘之法出按漳泉有虎患移文境內之神患遂息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天子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之吏獄吏以土囊壓殺之有密菴集　卷

趙壎字伯友新喻人也好學工屬文元至正中舉于鄉為上猶教諭洪武二年太祖將修元史諭廷臣曰

迮克元都得其十三朝實錄國雖亡事當記載況史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命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官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為纂修官而壎與焉以是年二月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用資參考至八月書成諸儒並賜賚遣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還朝詔重開史局仍以宋濂王禕為總裁徵四方文學士十四人為纂修而壎復與

為十四人者壎及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也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並與者壎一人而已閱六月書成諸儒多授官惟壎及朱右朱廉不受歸尋召修日曆授翰林編修高麗遣使朝貢賜宴樂作使者以國喪辭壎進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太祖甚悅命與宋濂同職史館濂凡事之嘗奉詔撰甘露頌太祖稱善出為靖江王府長史卒始與壎同纂修者汪克寬陶凱曾魯高啟趙汸貝瓊張孟兼高遜志並有傳今自宋傳以下附著于篇

宋僖字無逸餘姚人敏悟絶倫元時中乙榜授繁昌教諭遭亂歸史事既竣被命典試福建鄉試爲文縝密有法度詩亦清遠有文集行世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少與其兄聚受業于義烏黄溍從溍遊京師授經筵檢討嘗爲人州諫章力陳元主並后之失元主怒欲罪之引避歸里已奉母入吳教授自給江南用兵元開行樞密院起基爲都事轉江浙行省郎中參張士信軍事自杭赴吳復參太尉張士誠軍事士誠稱王基獨諫止士誠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吳平召修元史賜金而還洪武

三年冬卒于常熟旅舍初士誠與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飛書走檄語多指斥及吳亡吳臣多見誅基獨獲免世所傳表白集其指斥之文猶備列云

張文海鄞人與同里傅恕並入史館有詩集行世少師李東陽學士程敏政稱其精于樂府云

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七歲能詩十五淹貫百家元史成受賜歸復同修日曆後宋濂乞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以尊生對乃授翰林應奉文字草制悉稱旨尋以老疾辭還所著有春秋論一卷制誥二卷懷歸還鄉諸集二十卷

傅恕字如心鄞人學通經史洪武二年詣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罷榷鹽停榷茶太祖嘉納之時方修元史命恕與焉事竣授博野知縣政以弼行為先孳孳撫字有古循良風後坐累死

謝徽字元懋長洲人既修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尋擢吏部郎中力辭不拜歸後起國子助教卒徽博學工詩文與同邑高啓齊名有蘭庭集弟恭字元功亦能詩有蕙庭集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為文章淵瀹深博元末屢舉不

就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史成辭歸已徵修日曆賢訓授翰林編修遷晉府右長史九年卒官右好著述有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及白雲稿十二卷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幼勵志力學淹通經傳長從黄溍學古文遂以文章名知府王宗顯辟為郡學師李文忠鎮嚴州尤加禮敬延為釣臺書院山長洪武初元史成不受官歸尋徵修日曆除翰林編修八年扈駕中都進詩十章太祖稱善為和六章賜之已而授楚王經遷楚府右長史久之辭疾歸廉好程朱之學

書取朱子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為文謹嚴精密有集十七卷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為崑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貧讀書天台山中師事王貞文得蘭谿金文安之傳其學遠有端緒嘗著論力詆楊維禎目為文妖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賜銀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七年坐知府魏觀事與高啟俱被殺所著有三近齋集

李汶字宗茂當塗人博學多才徵修元史除巴東知縣移南和並有善政晚年歸里以經學啟迪後進

張宣字藻仲江陰人早負才名洪武初以考禮被徵尋預修元史太祖親書其名召對殿廷即日授翰林編修呼為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年已三十矣六年坐事謫徙濠梁道卒臨終作詩辭父有出世再當為父子此心終不隔幽明句聞者哀之

張簡字仲簡吳縣人也初師張伯雨為道士隱居鴻山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薦修元史為詩淡雅有陶韋風翰墨亦為人所重當元之季浙東西風物繁華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聘一二文章鉅公若楊維楨輩主之四方名士

畢至讌賞流連窮日獨夜詩勝者輙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居吳中風流好客豪于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觔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一時文會之盛唐宋以來未有也

杜寅字彥正吳縣人與修元史歷官岐寧衛知事洪武八年番賊既降復叛寅與經歷熊鼎俱被害

張孟兼浦江人也名丁以字行有俊才而性矜傲不肯下人洪武三年被薦召修元順帝史其秋書成授國子學錄歷禮部主事太常司丞孟兼雅自負能文

奴視儕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未嘗輕許人頗獨喜稱孟堅嘗從容為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太祖頷之孟兼為基所稱愈自負然竟無殊擢嘗坐累謫輸作已赦出復官自言于宋濂求薦濂亦才孟兼擬薦之一日太祖欲用越僧顧璒問濂嘗見其文否時顧璒方貽書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孟兼所有其文太祖悅命濂召孟兼以顧璒文進太祖閱畢顧孟兼謂濂曰卿門人耶濂對非門人乃邑子也其為文有才臣劉基常稱之太祖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

仕宦徐徐乃可耳未幾用為山西按察僉事孟兼素廉勁疾惡至是糾摘奸猾令相牽引毋事輒株連數十人吏民聞張僉事行部凜然墮膽聲聞于朝擢副使移山東布政使吳印者故鍾山寺主僧也太祖賜貴之寵眷甚印以見知天子頗自簡貴孟兼自負其能以印新進且僧也易之印謁孟兼由中門入孟兼謂己憲司不當入中門召守卒予杖朔望謁先聖諸生進講孟兼教以語侵印印固已不能堪會有他事孟兼謂印違制摘篆其僚吏且欲上聞僚吏大怖勸印先發太祖入印言立逮孟兼笞之令還任孟兼既

被辱愈憤即捕為印書奏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
狀請去位以避孟兼于是太祖大怒曰豎儒敢與我
抗耶我令先與爾抗械孟兼至闕下嚴詰之命衛士
捽髮交毆垂死乃棄市報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
孟兼以才傲人終以傲取禍士類頗惜之願證者會
稽人李姓與同邑正傳並為僧而皆好儒學善古文
太祖既知願證一日御武樓賜宋濂坐從容問曰天
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可舉其人濂對曰會
稽僧正傳者學有淵源為文雄贍新麗而根柢六經
要不可以方外棄他日太祖索視其文濂以文進太

祖稱善立召見謹身殿與顧璘並擢應奉翰林文字且令長髮毋遽出賜顧璘名璘正傳名傳並復故姓居數月璘卒傳尋遷考功監丞大蒙帝眷是歲洪武七年也傳本鄂姓字文遠後偕王蒙華克勤入胡惟庸第觀畫惟庸誅三人并坐死克勤亦緇流起家為山西布政使者也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父煜元福建江西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事張翥李孝光杜本為詩文咸有程度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法家貧教授

松江的給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驢舉為行人又
辟為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一時名士多嚮附議
署為軍諮亦不赴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
有司舉人才又以病免或問其故嘆曰捧檄為喜所
以為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況令賢良輩出草莽之
臣老死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晚歲有司聘
為教官非其志也二十九年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
誥賜鈔歸久之卒初宗儀客松江躬親稼穡作勞之
暇休于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之
樹根如是十年積盎以十數一日令門人發而錄之

得三十卷名曰輟耕錄又草說郛一百卷著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三卷並傳于世元末文人最盛其時以詞學知名者又有張憲周砥高明吳志淳朱芾藍仁之屬憲字思廉山陰人負才不羈嘗走京師放言天下事衆駭其狂還入富春山混淄流以自放一日升高望遠呼所親語曰禍至矣亟去三日而寇入死者五百家始悔不用憲言後仕張士誠為其樞密院都事吳平變姓名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歿憲學詩于楊維禎最為維禎所許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其似憲及吳下袁華輩不能十人砥字履

道吳人倫居無錫博學工文詞與宜興馬治善遭亂徙家治鄉治爲具舟車盡窮陽羨山溪之勝其鄉多富人與治善者咸置酒招致致心厭之一日貽書別治夜半遁去歸吳與高啓楊基諸人游書画益工已又去游會稽殁于兵治字孝常亦能詩洪武時爲內丘知縣終建昌知府明字則誠永嘉人第至正五年進士授處州錄事辟行省椽方谷真叛省臣以明諳海濱事擇以自從與論事不合及谷真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明太祖聞其名召之

以老疾辭還卒于家明善詩文所撰琵琶記盛為詞
家所推志淳字主一無為州人工草隸優于文學以
廕歷靖安都昌二縣主簿淮南兵起從家鄞之東湖
有臣奏除待制為權倖所阻入明遂不仕弟字孟耕
華亭人從楊維楨游才思飄逸千言立就精于篆隸
嘗以所作篆書瘞之細林山中名曰篆塚一時名士
多為作歌洪武初徵授翰林編修改中書舍人仁守
靜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元時清江杜本隱居武夷
崇尚古學仁兄弟俱往師之授以四明任士林詩法
遂謝科舉一意為詩後辟武夷書院山長遷邵武尉
不赴國初內附例從濠梁數月放歸以老壽終有藍

山集四卷智洪武十年被薦起家廣西按察僉事著
廉齋有藍澗集
丁鶴年回回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巨商
元世祖征西域軍乏糧杖策軍門盡以貲獻遂令從
征徇下西北諸國及論功以年老不願仕乃賜田宅
京師奉朝請而烏馬兒累官甘肅行省左丞父職馬
祿丁以世廕為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後留
塟其地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
母沒鹽酪不入口者五年後避地四明方谷真據浙
東最忌色目人丁鶴年轉徙逃匿為童子師或寄居

僧舍賣漿自給越十載海内大定告牒還武昌省墓母以道阻前死瘞東邨廢宅中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瘞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晩歲學浮屠法廬居父墓以永樂中卒鶴年有至行而好學洽聞精于詩律楚昭莊二王咸禮敬之正統中憲王刻其遺文行世同時元臣不事二姓者有李祁張昱祁字一初茶陵人好學善詩文元統元年以左榜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母老乞就養江南改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副提舉母憂解職隱居

永新山中明師下永新祁被傷僵卧道左總制余茂達人舁歸避正舍禮之太祖下詔徵辟力辭不就卒年七十餘茂爲刻其文集十卷少師東陽其五世孫也昱字光弼廬陵人早游湖海爲虞集張翥所知至正中江浙行省楊左丞辟參軍事遷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天下用兵藩省多怙勢侵牟昱獨詩酒自娛超然物表左丞死遂棄官不出張士誠據平江欲招致之辭不赴寓居西湖謂友人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太祖徵至京深見溫接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年

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世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也元末為府吏博學有才辨居衆中議論飈發往往屈其座人洪武三年薦授監察御史時武臣頗恃功驕縱得罪者漸衆其年十月凱上言諸將號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于都督府延致通今學古之士令諸臣早朝後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忠君愛國之心保族全身之道油然自生至于老成宿將或罹過誤宜加矜恕養廉恥收他日驕策之効帝納其言始勅省臺延名士直午門為諸將說書後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訊太子多所矜

減凱還報帝問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言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老猾心持兩端惡之凱懼託瘋疾告歸既而帝遣人察詗之以佯狂得免凱工詩有盛名性好怪詭既歸自號海叟每竹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峯間好事者慕之至繪為圖竟以壽終

初凱在楊維禎座客出所賦白燕詩維禎頗嘉之凱微笑因別作一篇以獻維禎大驚賞偏示坐客凱君由是起人呼之曰袁白燕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博學無不覽尤工于詩家居北郭與王行比鄰其後徐賁高巽志唐肅宋克余堯臣

張羽呂敏陳則咸來栖止號爲北郭十友又以能詩號十才子張士誠據吳名士響集啓獨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饒介之丁仲容素以詩自豪見啓詩驚異招致之禮爲上客啓謝去仍隱青丘自號青丘子詩日益富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並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御闕樓啓與徽俱入對擢啓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初啓在翰林受知于祭酒魏觀嘗賦詩薄有諷刺帝微聞而嗛之未發也及觀來知蘇

州啓方居青丘授書自給觀為移其家入郡旦夕延見甚歡七年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啓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初吳下多詩人啓尤超軼與楊基張羽徐賁並稱四傑蓋以髙楊張徐配唐之王楊盧駱云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嘉州人祖宦遊江左基生吳中遂家焉穎敏絶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試禮部不利會天下亂歸隱吳之赤山張士誠辟為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客饒介所明師下平江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

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請居鍾離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及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官謫輸作竟卒于工所基工詩初會稽楊維楨客吳中以詩自豪基嘗于座上賦鐵笛歌維楨驚喜與俱東語其從遊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于老鐵學也著有眉菴集

張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潯陽人從父官游江浙兵阻不獲歸與友徐賁約卜居吳興領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再徙于吳與高啓楊基輩爲詩友

洪武四年徵至京師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十六年自述滁陽王事命羽撰廟碑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羽博學好古為文章精潔有法尤長于詩作画師小米有靜居集

徐賁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詩善画山水張士誠開府于吳辟為屬未幾謝去復徙湖州之蜀山及吳平以張氏客謫徙臨濠洪武七年被薦至京九年春奉使晉冀有所廉訪暨還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他無所貲太祖悅授給事中改御史巡按

廣東又改刑部主事遷廣西叅議以政績卓異擢河南左布政使大軍征洮岷道其境內坐儲勞不時徵下獄竟瘐死所著詩曰北郭集

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幼穎敏家貧隨父依賣藥徐翁家徐媼老好聽稗官小說行日記數本為媼誦之媼喜言于翁翁授以論語明日悉能成誦翁大異之俾盡讀家所有書遂淹貫經史百家言未弱冠謝去授徒齊門名大起一時名士咸願與交行議論踔厲援攄今古常屈其座人臨川饒介居吳自號醉樵為之詩歌者甚衆獨難于一文行曰是非莊騷家言莫堅

其形容卽席爲詩不加點衆介大喜卽繕疏薦之會天下多故未及用富人沈萬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以鎰計行橐屢去曰使富而可守則燃臍之慘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爲學校師時訓導無祿猶儒生衣巾諸生多紈袴子心易之取五經迭相詰難行酬答無滯乃始折服郡守魏觀王觀咸禮重行擬薦之不果行亦謝學官去隱于石湖四方求文者日至居久之其二子從于京行往視之宋國公藍玉遂館之于家相得甚歡數薦之太祖得召見後玉被誅行父子亦坐死時二十八年三月也始吳中用兵所在

多恃砲石自閑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于地繫布其端砲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砲石無所用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行益自負知兵以及于禍云始高啓有北郭十友行與宋克余堯臣呂敏陳則並與焉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好擊劍走馬能彈下飛鳥家素饒用結客飲博盡喪其貲適壯元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法周流無所遇歸而家居益以氣節自豪賓客日至時張士誠開府吳中欲羅致之克不就將中以禍用計獲免性抗直好面析人過

與人議論期必勝然據古切令人亦莫能難久而厭之杜門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善書名天下時有宋廣字昌裔亦善艸書遂並稱二宋洪武初克仕為鳳翔府同知卒克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學著客越州張士誠參政呂珍羅致幕下與有保城之功薦剡交上無意仕進俗圖結茆居曰萊遁已而入吳為士誠客及吳城破因與張羽輩詩酒倡和不絕城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敏字志學無錫人元時託于方外為道士洪武初官無錫教諭十三年舉人才不知其官所終則字文度崑山人元季僦屋授

徙以工詩名吳下洪武六年舉秀才授應天府治中秩擢戶部侍郎以閱實戶口出為大同府同知進知府則文詞清麗與高啓徐賁輩並為時所稱

孫作字大雅江陰人嗜學善詩文嘗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弘博宋濂為作東家子傳元季兵起挈家入吳盡棄他物獨載先世遺書兩簏張士誠開府廩祿之旋以母病謝去客居松江衆為買田築室遂定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曆授翰林編修乞外改太平府教授召為國子助教尋分教中都踰年還國學擢授司業歸卒于家所著有滄螺集同時以博

學著稱者有蔣宮劉永之葉子奇殷奎宮字伯難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能誦孝經論語左氏傳十歲善屬文從學陳于山于山方銳意釋經宮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于山異之語人曰敏悟若宮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以傳學聞元至正初登第以祖喪歸遭亂奉祖母避地浙中薦授行樞密院管勾調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明帥克平江宮歸附乞放還田里不許被薦擢翰林修撰洪武元年出為蘭陽縣丞兵燹後居民存者無幾宮廣為招徠踰年復業五千家弭災捍患興學勸農邑人大和秋滿入

朝以疾卒永之守仲修清江人既冠未知學嘗偕其姻練伯升同過婦翁翁以伯升有文學禮之特異永之內慚歸家發憤就學晰夕不息數年學大進爲詩文清麗古雅篆隸行草亦有師承文學更出伯升右家世素封貽貸通數郡永之泊然布素日坐一室以翰墨自娛家事一不經意非逢掖世未嘗一接言笑也所著有山陰集子奇守世傑處州龍泉人明師畧地至上書總制孫炎爲龍鳳王當綜宋正統改紀元政炎甚禮異之用薦爲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學者多稱之洪武十一年有司禁城

隍神群吏竊飲豬腦酒為諸生所發株連及予哥亦繫獄乃以危研墨有得輒書曰草木子蓋以草訂時以木訂歲以況其生平而傷其言之徒立也其書詞義灝博與所著齋東野語並行于世奎字孝章嵩山人從楊維楨授春秋有司延訓導州學洪武二年應詔入都試高等將授郡縣職以母老請近地便養忤旨除咸陽教諭念母致疾卒于官年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弟璧徒步二千里扶其喪歸奎積學勤于纂述有道學統系圖家祭儀陝西圖經關中名勝集嵩山志咸陽志婺州叢稿諸書

孫蕡字仲衍廣東順德人也性警敏書無所不窺詩文援筆立就詞采爛然負鄉概不妄交游元季避亂山澤間何真據嶺南開府辟士與王佐黃哲趙介李德並為真所禮遇稱曰五先生將軍廖永忠南征蕡為真草降表一方遂不受兵永忠辟蕡典教事洪武三年始行科舉蕡與其選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兵燹後瘡痍未起蕡勞徠安輯民多復業居一年召為翰林典籍為宋濂樂韶鳳詹同輩所稱名籍甚與修洪武正韻九年遣監祀四川居久之出為平原主簿坐累逮繫俾築墻建都門蕡詎唫為粵恭王

者以癸有詔召凡命誦所歌詩語皆忠愛乃釋之十五年起為蘇州經歷復坐累遣戍遼東已大治藍玉黨貧嘗為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謌而逝天下莫不惜之時門人黎貞亦戍遼東乃得收斂貞字彦晦新會人坦蕩不羈自放于酒工詩文嘗為本邑訓導後棄去以事被誣戍遼陽者十八年學愈博識趣遒高從游者甚衆放還卒貧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及西菴集和陶集多散佚不傳番禺趙純稱其究極天人性命之理為一時儒宗云

王佐字彦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

歸遂占籍南海佐才思雄渾爲孫蕡所重蕡與結詩
社延一時名士與相倡和論者謂措辭敏捷佐不如
蕡句意沉着蕡亦不如佐佐既歸何真真使掌書記
參其謀議時李質在肇慶真恐其有異志遣佐蕡二
人往說之自是修好不絕質愛士重文學衣冠之士
多歸之佐還言于真遣使招致由此士以一藝名者
真谷館穀之嶺南人文號爲一時極盛真既歸朝佐
亦還里洪武六年被薦徵爲給事中太祖賜宋濂黄
馬復爲歌命侍臣屬和佐俄頃立成帙不樂樞要將
告歸時告者多獲重譴或尼之曰少忍之禍不虞怵

命耶佐遲徊二年乃乞骸歸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博通六籍卽釋老諸書亦窮其奧氣豪邁父母既沒遂無復仕進意行常以書自隨遇景賦詩卽援其中絶不爲人題咏日往來西樵泉石間有司累薦皆辭免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于南昌舟次四子潔絅繹純皆善詩文工篆隸絅隱居不出有父風純仕爲監察御史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好學能詩文洪武三年以明經薦至京授洛陽典史歷南陽西安二府幕官並能其職以年衰乞教乃改漢陽教諭秩滿調義寧時喪亂

後貴含類圮生徒無幾義寧在粵西尤號荒陋德力
為振舉文教漸興解官歸卒德初為詩好學李白李
賀孫蕡笑之曰予真混元皇帝裔孫也晚好洛閩之
學謂誠意為古聖詰心要故嶺南人稱理學必曰李
仲修云黃哲亦番禺人歷仕州郡以治行稱別有傳